



狄金森与后浪漫主义 诗学研究



刘晓晖/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文学论丛

狄金森与后浪漫主义诗学研究

刘晓晖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狄金森与后浪漫主义诗学研究/刘晓晖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10

(文学论丛)

ISBN 978-7-301-21370-4

I. ①狄… II. ①刘… III. ①狄金森, E. E. (1830~1886) — 诗歌研究 IV. ①I712.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38408 号

书 名: 狄金森与后浪漫主义诗学研究

著作责任者: 刘晓晖 著

责任编辑: 郝妮娜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1370-4/I · 2527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zbing@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9634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世知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17.5 印张 260 千字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本书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资助

项目批准号 11YJA752011

特此致谢

序

——纪念赵萝蕤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刘树森

阅读完刘晓晖的《狄金森与后浪漫主义诗学研究》书稿之后，已是5月1日的凌晨，日间形形色色的活力和喧嚣都逐渐消停了下来，近乎于万籁俱静。举目窗外，唯有灰蒙蒙的夜空，我仿佛感到自己置身于一个貌似熟悉但又格外陌生的空间，周围的一切都似是而非，缥缈空灵，宛若狄金森在诗歌中所描摹的深邃而灵秀、神秘而空寂的心灵与情愫，难以言表。此情此景，让我再次想起了大约20年前跟随赵萝蕤（1912—1998）先生读书时，赵先生对狄金森及其诗歌不同凡响的见解。赵先生常说，她从心里喜欢狄金森及其诗歌，她自己的个性、情感和品性与狄金森契合之处甚多，而她对惠特曼的熟悉和欣赏则多半是因为她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接受了翻译惠特曼的《草叶集》的任务。在她看来，狄金森与惠特曼是截然不同的诗人，前者是远遁光怪陆离、无法理喻的社会，栖身于孤独但高尚的心灵世界，并由此反观她所远离的现实中的人与社会，偶尔有所心得，便以个性化或私密的方式赋诗抒发；后者则是毕生心甘情愿地置身于激荡变革的现实社会，不遗余力地设法寻找和开拓心灵与社会之间的通衢，不论是否获得何种收获，都会像古代的行吟诗人一样面向大众而放声歌唱，始终渴望能够成为万众臣服的精神领袖。因此，相比之下，惠特曼易读，狄金森难解；惠特曼博大豪放，狄金森精深细腻；惠特曼高瞻远瞩，狄金森洞悉心灵和人性。这样两位具有个性的诗人，虽然生活在同一个国度和同一个时代，但终生未曾谋面，对彼此的诗歌创作也都置若罔闻，除了狄金森曾在书信中偶然提到过一次惠特曼，至今尚无其他资料显示他们之间有过任何形式的接触或评价。然而正是这样两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诗人相辅相成，构成了美国诗歌自19世纪中叶开始得以自立和发展的两块基石。

现在看来，20年前聆听赵先生对惠特曼和狄金森的评论，对有关惠特曼的部分能够基本领悟，而对有关狄金森的部分则是理解浅薄。如今，读了《狄金森与后浪漫主义诗学研究》一书，看到刘晓晖如此圆满地完成

了对狄金森的研究课题,我为此感到由衷的高兴,相信她的研究和论点有助于像我一样对狄金森缺乏了解的读者加深对这位诗人及其思想和艺术的认识。今年5月9日是赵先生100周年诞辰,希望即将问世的《狄金森与后浪漫主义诗学研究》一书也是对赵萝蕤先生的一种缅怀和纪念。

刘晓晖对狄金森的研究可谓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她十多年前攻读硕士学位的时期,她当时的研究工作得益于蒲隆等前辈学者的影响和栽培。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她仍旧延续了对狄金森的研究,她对狄金森的研究具有较为扎实的基础,厚积薄发。此外,除了她个人对狄金森的研究兴趣,社会生态的变化及其对国外文学研究的影响,也是促使她的研究得以开展和不断深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狄金森与后浪漫主义诗学研究》一书对狄金森的研究,继往开来,显著加深和推进了国内外外国文学研究界对这位诗人的认识和研究。该书将狄金森这位个人生活经历、思想与情感世界以及诗歌创作都特立独行的诗人置于美国后浪漫主义的文学背景之中,试图采用多种批评理论探讨其诗歌作品中“含混”的风格及表现形式、诗人创作思想中的认识论基础以及其诗学思想与诗歌创作之间互动的效果,并在上述基础上,讨论其诗歌文本中“含混”与“不确定性”的特征,包括二者之间的深层联系及差异,由此分析其诗歌在审美实对象、作用、及本质等问题中所表现出的复杂性与自我否定倾向,揭示其诗学思想中对主体性的质疑、反思及修正。迄今为止,就上述课题而言,尚未见到国内学术界对狄金森的诗歌创作进行如此全面和深刻的解读与研究。可以说,这部著作填补了国内相关研究的空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有助于加深和丰富对狄金森这位经典作家的认识与鉴赏。

无论是对于一般读者还是学者而言,如果要了解和认识《狄金森与后浪漫主义诗学研究》一书的价值和意义,不妨简单回溯一下狄金森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的历史。1929年,在北京大学英语系任教的叶公超先生首次将狄金森介绍到中国,原因是他受到了将狄金森奉若神明的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的影响。然而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国内出版的美国文学教材、文学作品集以及各种文章提及狄金森者,寥若晨星,而且提及者也大多是只言片语。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狄金森的诗歌也只有零星的中文译作发表,80年代之后才陆续出现了一些选译本,译作的数量大体约占其诗歌总数的三分之一。换言之,狄金森在中国的译介、传播与接受都处于长期边缘化的状态。80年代之后,国内有关狄金森及其诗歌的研究著述才逐渐增加,研究工作也取得了显著的发展,其中包括出现了以研究狄金森为题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高等院校使用的各类美国文学教材也越来越重视狄金森。即便如此,若与国内学术界对爱默生、霍

桑、惠特曼、梅尔维尔等与狄金森具有同等地位和重要性的美国经典文学家的研究相比,应当说,对狄金森的研究还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期待未来能够有更多的研究著述问世。

也许会有人问,或者我们扪心自问:在一个物质与利益日益喧嚣的社会氛围中,阅读和研究狄金森,我们能否有所收获,能够获得什么?显然,答案是肯定的,但内容则见仁见智,不尽相同。一种收获可能是:我们可以在狄金森所创造的空灵的诗化世界中接受熏陶,获得启迪,能够更为敏感和深刻地认识自己的心灵和潜力,从而能够像诗人那样具有神圣的创造力,人性也更为高尚,正如狄金森在《我栖身于可能性之中》一诗中所自勉的那样:

我栖身于可能性之中——
一座漂亮的宫殿,让散文逊色——
窗户不计其数——
门扉,更是不凡——

雪松状的众多房间——
目光难以穷尽——
而那永恒的穹顶——
恰似天穹的结构——

芸芸访者,最杰出的——
才能以此——为业——
伸展开狭窄的双手——
去采集天堂——

2012年5月1日

前 言

作为 19 世纪的美国诗人,艾米莉·狄金森及其诗歌的重要性在 20 世纪得到充分的发掘和认可。狄金森诗歌从 19 世纪 90 年代开始引起关注,经历了 1890 年至 1945 年经典化的早期历程,1955 年至 70 年代末学术研究的起兴阶段,以及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多样化和全球化的研究趋势。20 世纪的学者运用不同的批评理论对狄金森的个人经历、诗歌特征及思想内涵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在扩大诗歌多种解读的可能性与可行性的同时,见证了狄金森诗歌与不同时代产生互动的巨大潜力,也充分显示了文本与时代的互动作为诗歌意义解读之基础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我国,狄金森诗歌研究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开始起兴,最近 20 年来迅速发展,成为国内美国诗歌研究领域的一个重点和热点。

然而,一个多世纪的学术努力,并未穷尽狄金森作品的内涵或完全消除读者的困扰与疑惑。不仅诗人个人经历中的重要事实细节没有得到完全确认,对其诗学思想的认识也未形成定论。狄金森的诗歌在风格与主题等方面特有的含混隐晦在引发读者经久不衰的解读兴趣的同时,也造成读者在解读过程中的重大分歧。不同时代的学者在诸如狄金森诗歌的创作源泉、诗学表现是否具有连贯性、与传统的关系、对社会文化的反应以及不同版本诗集的优劣等问题上一直各执己见,争议很大。阐释过程中出现的不同见解,产生的种种分歧,造成了学术研究中的“杂语”现象。这一方面固然是源于文艺批评理论的发展变化,为解读文学作品提供了多种角度与方法,但是几乎每一个阶段的每一种批评方法都能以狄金森为实践对象,并解读出符合时代即批评潮流的内涵与意义,更重要的原因则在于狄金森诗歌本身的含混与隐晦。作为作者的创作意图与读者的阐释功能交汇的场所,文本的含混暗示了多种意义共存的可能,成为阐释多样化的前提和基础。

可以说,20 世纪的狄金森研究虽然以百家争鸣为基础,但不同的批评方法用于解读狄金森诗歌的含混及其意义,却大致反映了一个共同的倾向:都预设狄金森短小、凝练、缺少主题连贯性的诗歌蕴藏着诗人某种确定的意图,并以此构建解读的框架,试图呈现所谓的本原意义。比如,探讨诗人与浪漫主义的关系,多在忽略作为思潮的浪漫主义本身所具有

的不确定或“去本质”(de-essentialising)^①实质的前提下讨论狄金森对浪漫主义文学传统的继承或背离;探讨诗歌之自然主题,多从自然神论或存在主义出发,强调狄金森对此岸与现世的关注及对彼岸和来世的漠视;分析抒情自我或面具人物,则侧重诗人的女性心理与身份对其创作的影响,把性别意识形态视为狄金森诗歌的主体结构。这些解读在建构狄金森的诗人身份及诗学框架方面功不可没,甚至具有高屋建瓴般的远见卓识,但同时也显露出某些薄弱环节:不同时期、不同学术立场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截取并放大狄金森思想的某个断面,视其为涵盖全部诗歌的特质,某些解读或者忽视了多种思想和意图并存的可能性,或者忽视了含混的文体特征所隐含的认识论内涵与哲学维度。

狄金森认为,诗人的作品能否获取跨时代的意义,关键在于他的“容貌”策略(Fr1163),即以保存外表特征作为展示内在实质的间接途径。人对世界的认识限于现象而达不到本质,而个体体验的差异决定了对事物普遍性认识的不确定,反过来说,本原的不确定性决定了艺术表现行为的目的必然是描绘各种差异并存的个体感受,而不是试图对世界进行抽象单一的界定。从这个角度理解狄金森的诗学思想,把狄金森诗歌的含混与认识论的断裂及嬗变联系起来,从能指的含混考察所指的不确定,不仅有利于把握狄金森在美国诗歌传统中承前启后的过渡地位,更能凸现 19 世纪浪漫主义诗学与 20 世纪现代主义诗歌及后现代思想的深层延续性。

浪漫主义的核心在于摒弃了启蒙运动对于理性的推崇,把想象力看做探寻真理最有效的途径,但浪漫主义无论作为文学流派还是社会思潮都以多样化为重点,缺乏单一的宗旨和统一的思辨,而如同洛夫乔伊(Arthur Lovejoy)所言,浪漫主义“一旦被分解成不同的‘品系’或思想构成,其哲学亲和力及其对生活 and 艺术最终产生的实际影响通常就是截然不同且彼此冲突的”。^②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浪漫主义诗人强调有机整体性,相信想象力的整合作用,也就肯定了以有限的个体生命而实现洞察纷繁生活表象背后的精神本质的可能。但是,浪漫派诗人以创作具有生物机体特性的诗歌为目标,却必然要面对自身的悖论:如果诗歌具有自我成长的活力,它就必然成为不断生成变化的过程,永远处于未完成的状态,它所展示的就不是整体性而是片面性。同样,浪漫主义对想象力的信心也从未摆脱过浪漫主义讽刺的质疑:以德国诗人施莱格尔(Friedrich

^① See Larrissy, Edward (ed.). 1999. *Romanticism and Postmodern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2.

^② See Rodriguez, Michael A. 2005. "Beckett and Romanticism", Diss. The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p. 1.

Schlegel)为代表的反讽派认为,不断变化的不仅仅是自然,还有被理性主义视之为认识主体的自我本身。不断生成的本质使自我失去了其作为认识根基的地位,面对混乱无序的世界,人的认识显得片面而多变,诗歌也无关所谓真理的探索,而是充满了“断言与否定、热情与怀疑、纵情的自我浮现与批判性的自我回撤之间无休止的交替轮换”。^① 浪漫主义反讽体现的认识怀疑论不仅在浪漫主义之后得到了延续和发展,它对个人超验性和“唯我论”的消解,更说明了它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一脉相承的承接关系。或者说,如果浪漫派诗人用含混、片断性的诗歌语言及形式,目的在于暗示个人的实际能力与潜在希望之间的距离,揭示透过现象了解本真事物的难度,浪漫主义之后的诗人则开始质疑本真事物的存在,而更多地关注表象事物的短暂性、间断性和不确定性。

本书的出发点正是以“含混”和“不确定性”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本质差别为依托来分析狄金森诗歌对主体性的反思、质疑和修正。所谓“含混”在新批评学者眼中,是一种积极的诗学策略,它显示了一个诗人的技艺,即巧妙地运用单个词语或措辞来指涉两个或两个以上有差异的物体,或者表示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的态度、立场、思想或情感。威廉·燕卜苏在《含混的七种类型》中还进一步扩大了“含混”一词的意义,认为“任何一种语义差别,无论多么细微,只要有可能引发对同一语言单位的不同反应”,^②就会产生含混。而“不确定性”则是后结构主义的理论概念,更强调消解中心与意义悬置。比如德里达认为语言符号之间无止境的差异关系,使意义永远处于不稳定的状况,从而失去了确定性。保罗·德·曼则指出,语言本身并不指涉事物,任何语言都具有修辞性和比喻性,而“隐喻的意义就是它并没有任何确定的所指”。^③

作为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重要术语,新批评的“含混”与后结构主义的“不确定性”既密切相关,又有本质的不同。安德鲁·贝尼特(Andrew Bennett)和尼古拉斯·罗依尔(Nicholas Royle)在《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中指出:“20世纪中叶新批评家们称作含混或悖论的东西,如今的批评家们总是从不确定性的角度加以考虑。”^④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后结

① Preminger, Alex & T. V. F. Brogan. 1993. *The New Princeton Encyclopedia of Poetry and Poetic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 634.

② Empson, William. 1964. *Seven Types of Ambiguity*. Cleveland and New York: The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 p. 3.

③ de Man, Paul. 1983. *Blindness and Insight: Essays in the Rhetoric of Contemporary Criticis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p. 235.

④ 转引自殷企平,“含混”,赵一凡等编《西方文论关键词》,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第156—166页。

构的“不确定性”看做新批评“含混”概念的延伸与发展。但另一方面,“含混”与“不确定性”的差别也是显而易见的,提莫西·巴提提出,含混是指文本现象,而不确定则是阐释行为。^①或者说,含混作为诗学策略或文本现象基点在于文本,不确定性作为阐释问题其基点在于读者,前者关注有机整体框架中不同意义的共生以及多元意义的统一性,后者则力图揭示意义内在的开放性和异质性。

然而,更重要的是,文学批评术语的变化和解读重心的转移,蕴含着认识观念的变迁:含混的诗学思想虽然强调认识方法的变化不定,却承认认识对象的确定性,因而在揭示意义多样性与难以决定性的同时也肯定了意义本身的存在。而不确定性把差异与延宕作为意义的本质,不仅否定了客观认识的可能性,也否定了客观世界的自在性。或者说,含混反映的是现代派的认识怀疑论,不确定性则体现了后现代的本体怀疑论。20世纪的狄金森学者多从含混的角度来探讨狄金森的诗学思想,并从不同的角度来解释狄金森诗歌意义的回避、委婉、含糊及其根源。本书将在绪论文部分重点介绍以精神分析、女权主义、读者反应论,女性话语研究等理论为基础解读狄金森诗歌之含混的诸多批评实践及其建树。

与上述批评实践不同的是,本书更倾向于把狄金森置于后浪漫主义的语境中,在认识论的框架下探讨狄金森的诗学思想及创作实践。而本书以“含混”与“不确定性”的相关性为理论基础来解读狄金森诗歌,具有三个层面的目的:(1)把狄金森的诗歌创作与认识论思想相联系,阐明诗歌文本的含混源于诗人对世界认识的不断变化,同时阐明狄金森诗歌体现的认识论冲突,不仅可能体现在同一首诗内部,也可能体现在不同诗歌之间。(2)揭示狄金森认识思想的复杂多变与自我否定性,展示狄金森在文学史中承上启下的过渡地位。狄金森既强调真理的可述性,又关注真理的虚构性,同时也认识到真实与虚构的相对性。可以说,她的诗歌既反映了认识怀疑论,也表现出一定的本体怀疑论倾向,开启了美国诗歌由浪漫主义向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转变的先河。(3)阐明文本与阐释的双重所指。如果含混指文本现象,不确定性指的是阐释行为,那么无论文本还是阐释都具有双重所指,除了以文字为工具的书写活动,相对于人的理解力来说,自然也是需要解读的文本。或者说,相互冲突的认识造成了诗歌的含混,揭示了诗人作为认识主体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与片面性。而含混的诗歌造成意义阐释的多样化,意义的产生成为读者与文本相互作用的产物,又削弱了诗人作为创作主体的权威性,同时也使读者作为解

^① Bahti, Timothy. *Ambiguity and Indeterminacy: The Junctur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1986. Vol. 38 Issue 3: 209—223.

读的主体失去了稳定连贯的解读地位。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书对解构思想的理解及运用，大致建立在德里达的“延异”概念的基础之上，但在运用理论的过程中，本书力图把握解构主义理论本身的双重性，而避免走向极端。德里达提出消解“逻格斯中心主义”，彻底打破不平衡的二元对立关系，他认为要消解中心，就不能不强调二元对立中长期被忽视的一方，但同时也要避免引入新中心的危险。^① 因此，德里达虽然强调意义的嬉戏、差异与延宕，却没有忽视意义在特定语境中的可述性，相反，他认为意义的延异并不能彻底消灭意义，不断被“擦除”的意义也会留下某种可寻的“踪迹”。狄金森曾在诗中说：“内在的差别——正是意义的所在”(Fr320)，亦即意义产生的基础不在语言符号，而在于符号之间的差别。在创作实践中，狄金森有意或无意地剥离文字的具体含义，以含混凸显意义的开放与多元，以片断的形式展示阐释的多种可能性。但她又同时声称“缺席就是浓缩的在场”(L2: 632)，如果内在的差异造成了文字意义的缺席，这种缺席却是另外一种浓缩了多种可能的在场，文字的意义既可能是极度的空白，又可能是绝对的充盈。也就是说，语言作为再现的工具，虽然有着不可超越的局限性，但也潜藏着从有限而接近无限的可能。

玛乔丽·佩洛夫曾经分析过狄金森学术中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狄金森的诗歌虽然备受诗学家、女权评论家、美国文化学者以及美国当代女诗人的推崇，却从未得到后结构文学理论家的青睐。无论是德·曼(Paul de Man)，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德勒兹(Gilles Deleuze)，还是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弗兰克·克莫德(Frank Kermode)，弗雷德里克·詹姆斯(Fredric James)，希里斯·米勒(Hillis Miller)，他们的著述都不曾提到狄金森的名字。为什么狄金森会遭到理论家的忽视呢？佩洛夫认为性别及地域问题都不是主要原因，狄金森之所以无缘这些文学理论经典，主要因为“某些关于诗性语言及诗歌方法的臆断区分出了狄金森和现代派诗人及其浪漫主义前辈的差别”。或者说，后结构主义文学理论研究以浪漫主义诗歌传统为中心，解构的任务在于找出某个可能造成诗歌意义大楼坍塌的“松动的石头”，而狄金森被划在浪漫主义的系谱之外，则是因为她的诗中并不存在这种“松动的石头”。^②

但是，换一种角度看，如果解构主义力图解构的，是具有连贯性和整

① 参见刘象愚：“译序”，赛尔登编，刘象愚等译《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第20页。

② Perloff, Marjorie. "Emily Dickinson and Theory Canon", 12 Aug. 2005 <<http://wings.buffalo.edu/epc/authors/perloff/articles/dickinson.html>>.

体性的诗学思想,那么解构主义学者没有把狄金森的诗歌作为解构的对象,也可能是因为狄金森的诗歌本身就不是一座体现整体性与连贯性的意义大楼,而只是一个由很多“松动的石头”搭建的粗略框架,在这个框架中或许有诗人自己的意义蓝图,但更多的却是留给读者填补的空白与建构的空间。实际上,也并不是所有的解构主义学者都忽略了狄金森的诗学思想,哈罗德·布鲁姆不仅在《西方正典》中把狄金森列为美国仅有的两位经典作家之一,他还指出,狄金森的崇高“其基础在于她取缔了确定事物的名称,使其变成诸多空白”,并“给自己和读者提供了另外一种看世界的方法”,^①而哈特曼在《荒原中的批评》中也以狄金森的诗歌为例,来说明美国诗歌如何以净化语言的方式使文字担负起意义的重负,从而使诗歌语言以意义的空白实现了意义的充盈。^②

本书对于狄金森诗歌的解读,目的并不是要将狄金森定位为某个流派某种类型的诗人,或对狄金森在文学流派中的归属做出明确的界定,而是将她置于界限比较宽泛的后浪漫主义的语境中,旨在突出其诗学思想的过渡性,以展现不同时代文学观念之间的深层延续性。本书试图揭示狄金森诗学思想的前瞻性,却并不想割断狄金森与时代传统的联系或削弱其思想的矛盾性,在还原其应有的思想家地位时,也力图说明狄金森作为专注于“思考的诗人”,^③她以诗学的含混反映真理的多元,以缺乏连贯性的认识状况反映主体性的悖论与困境,最终成为“没有终极思想的思想家”。^④

① Bloom, Harold. 1994. *The Western Canon: the Books and School of the Age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p. 309.

② Hartman, Geoffrey H. 1980. *Criticism in Wilderness: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pp. 122—132.

③ 海伦·文德勒曾经指出,传统观念通常认为把思考与诗歌创作分属两个不同的范畴,前者重论点、解释及逻辑推理,而后者重冥想、直觉与信念,但这种划分有失偏颇,诗性思考虽然有别于哲学思考,诗歌创作也是诗人思考的结果:诗人的思考,即通过一首又一首的诗歌对某个主题进行重构,既体现了一种积极的思考过程,也造就了诗歌本身的内在结构。See Vendler, Helen. 2004. *Poets Thinking: Pope, Whitman, Dickinson, Yeat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p. 1—9.

④ 这里借用的是华莱士·史蒂文斯后期诗歌“七月之山”(“July Mountain”)中的诗句:“我们生活在/碎片与斜坡构成的星座/而非一个单一的世界/在音乐动听讲述的事物中/在钢琴上,在言语中/如在一页诗歌里——/没有终极思想的思想家/身处一个永远萌动的宇宙,/如同,我们登山时,/佛蒙特也一起抛掷”。由本书作者译为中文,原文如下:“We live in a constellation / Of patches and of pitches, / Not in a single world, / in things said well in music, / On the piano, and in speech, As in a page of poetry—/ Thinkers without final thoughts / In an always incipient cosmos, / The way, when we climb a mountain, / Vermont throws itself together.” See Dickie, Margaret. 1991. *Lyric Contingencies: Emily Dickinson and Wallace Steven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hiladelphia, p. 1.

引用作品版本说明

如无特别的说明,本书引用的狄金森诗歌均出自 *The Poems of Emily Dickinson*, 3 vols. R. W. Franklin (ed.).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所引狄金森书信则出自 *The Letters of Emily Dickinson*, 3 vols. Thomas H. Johnson & Theodora Ward (ed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文中所引诗歌前的数字是上述三卷本英文版诗集中原有的诗歌编号,数字前的字母 Fr 即表示所引诗歌出自富兰克林版的诗集,因为狄金森的同一首诗可能留下了措辞、诗节均有差别的不同手稿,富兰克林版的诗集在同一编号下提供了同一首诗的若干不同变体,并以 A、B、C、D 等字母加以区别,本书在引用时,如果所引诗歌涉及了不同版本,也沿用了富兰克林版诗集中编号加字母的方式。书信引文后括号里的字母 L 表示上述三卷本的书信集,冒号前的数字为书信集的卷号,冒号后的数字为页码,如“L1: 38”即表示书信集第一卷第 38 页。选用上述版本的原因在于富兰克林版的诗集是目前最新的注释本狄金森诗全集,而约翰逊版的书信集则是目前唯一的注释本狄金森书信全集。

此外,本书所引狄金森诗歌、书信、正文及注释中出现的所有其他引文,包括诗歌、散文或评论著作,除了注明译者外,均由本书作者译。

目 录

前言	(1)
引用作品版本说明	(1)
第一章 绪论：含混的诱惑	(1)
第一节 批评的多样性：狄金森研究综述	(2)
第二节 含混、不确定性及后浪漫主义主体性的困境	(17)
第三节 解读的悖论与意义	(31)
第二章 诗学表现与认识困境	(42)
第一节 隐喻与换喻的关联	(47)
第二节 语境的缺失	(68)
第三节 身份的建构与消解	(85)
第四节 文体的越界	(103)
第三章 反讽与透视主义真理观	(116)
第一节 诗与思的辩证	(116)
第二节 知识与信仰之路	(130)
第三节 自我与自然的情境化	(154)
第四节 否定的力量	(171)
第四章 语言的虚构与崇高	(187)
第一节 意义的空白与充盈	(188)
第二节 符号的嬉戏与活力	(203)
第三节 表现与不可表现性	(217)
第四节 解读的基础与框架	(232)
第五章 结语：从文本的含混到阐释的不确定性	(248)
参考文献	(252)
后记	(261)

第一章 绪论：含混的诱惑

“Am not consumed,” old Moses wrote,
“Yet saw him face to face”—
That very physiognomy
I am convinced was this (Fr1342B)

“未遭吞噬，”老摩西写道，
“却与他面对面相遇”——
我深信的容貌
正是如此

——艾米莉·狄金森

艾米莉·狄金森曾说：“如果名誉属于我——我躲也躲不过。”(L2: 408)但是，即便狄金森在此预示了自己未来的命运，她生前与死后在美国文学界的影响之悬殊也可能是她本人始料不及的。虽然与狄金森有过书信往来的亲朋都知道她会写诗，有些人还很欣赏她的才气，比如狄金森的好友、后来成为她嫂子的苏珊·吉尔伯特认为狄金森的诗歌因为形式与比喻独到新颖而具有很强的辨认性。^① 当时颇为走红的美国作家海伦·亨特·杰克逊是唯一一个称狄金森为“伟大诗人”的同时代人，她曾一再要求狄金森把诗作付梓刊印。^② 还有狄金森一直称之为“导师”的托马斯·希金森，尽管对狄金森在形式方面对诗歌传统的颠覆颇有微词，他也承认狄金森的诗歌及书信有着“奇特的力量”，希金森后来把这种力量解释成“对自然与人生最新颖、最深刻的洞察”，是一种“形象而逼真的描述力与想象力”。^③

① Lundin, Roger. 2004. *Emily Dickinson and the Art of Belief* (2nd ed.). Grand Rapids, Michigan and Cambridge, U. K: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p. 265.

② 关于杰克逊在这方面的努力，可参见狄金森书信，编号分别为 444a, 573b, 573c, 601a, 937a.

③ Higginson, Thomas Wentworth. 2002. *Preface to Poems by Emily Dickinson*. In Graham Clarke (ed.). *Emily Dickinson: Critical Assessments*, vol. 2. Robertsbridge: Helm Information, p. 10.

然而,直到1886年5月15日下午,身患布赖特氏病一年有余的狄金森与世长辞,走完了她56年的生命历程,她身边的人并不知道,这位足不出户、终身未嫁的妇人留下了近1800首诗和近千封书信。当时谁也不曾料到,这近1800首诗歌后来使狄金森从一个“家庭妇女”一跃而成为美国诗歌史上与惠特曼争锋的经典诗人。^①在她去世后一百多年间,学者与读者对狄金森诗歌及其本人的兴趣日益增长,长盛不衰。一个多世纪以来,狄金森学者队伍不断壮大,他们运用多种文学批评理论,从不同的层面对狄金森的诗歌和书信进行阐释和解读,从而推动了狄金森研究和文艺理论用之于批评实践两个领域的繁荣。

第一节 批评的多样性:狄金森研究综述

1890年到1945年前后:走向经典

狄金森去世后不久,她的妹妹拉维尼娅在狄金森卧室的床下发现了一只桃木箱子,里面装满了各种不同纸张写成的诗稿。狄金森生前曾交待拉维尼娅烧毁自己的私人信件,但并没有提及如何处理自己的诗稿,拉维尼娅决定留下这些诗稿,并设法将这些诗歌出版发表。她先是请苏珊·狄金森对手稿进行整理编辑,后来又转而委托当时阿默斯特学院一位教授的妻子、曾与其兄长奥斯丁·狄金森有过多年私情的梅布尔·托德来做这项工作(拉维尼娅的这一决定,以及后来因为房产纠纷与梅布尔·托德对簿公堂,结果使得狄金森手稿一分为二,分别留在了苏珊·狄金森与梅布尔·托德及其后人的手中,并最终造成了手稿由阿默斯特学院和哈佛大学图书馆两个机构分而藏之的局面),从此拉开了狄金森诗歌出版、解读与研究的序幕。

从时间上来看,一个多世纪的狄金森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从1890年由希金森和梅布尔·托德编辑的诗选第一辑出版到二战结束前后是狄金森研究的起始阶段。在这一阶段读者对狄金森的兴趣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各种版本的狄金森诗集,书信集及所谓传记的出版发行。因为诗选第一辑的出版大获成功,各占据一部分狄金森手稿的两个家族不断推出新的诗集,从1890年到1945年,先后共出版了八个不

^① 狄金森的兄长奥斯丁·狄金森在狄金森的死亡证明之“职业”一栏中,注明狄金森为“家庭妇女”。